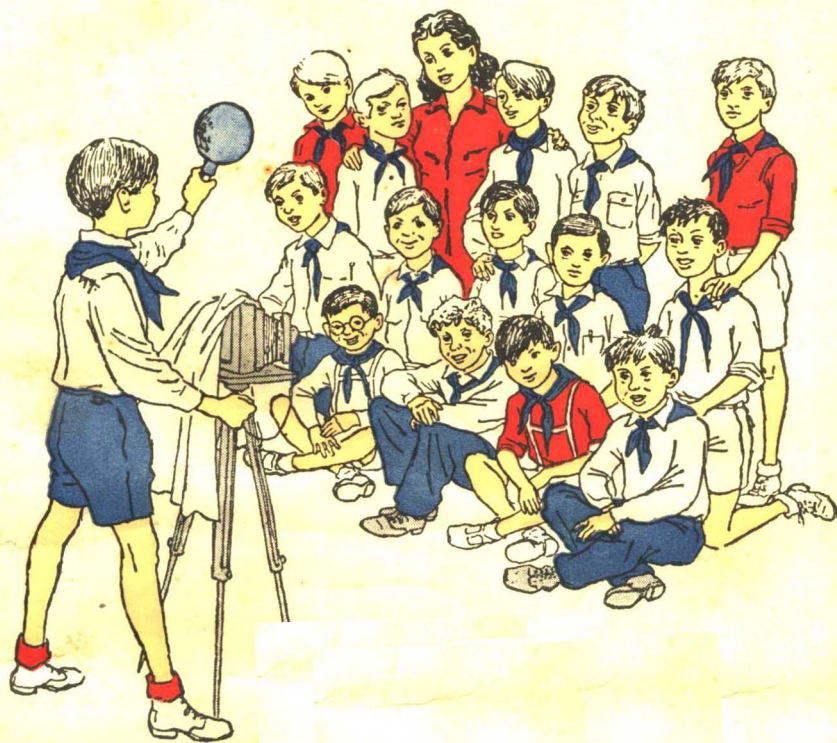




第十三號營帳的孩子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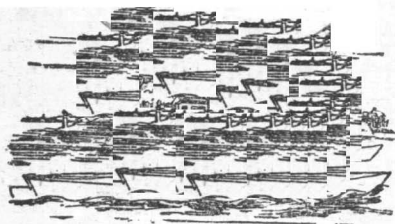
[德國] 本·普魯特拉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德國〕本·普魯特拉

第十三號營帳的孩子們

張世廉譯



保·羅西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民主德國一個少年先鋒隊中隊在夏令營裏三星期的生活。這個中隊的隊員對於隊組織很模糊，平時自由散漫，不守紀律。最初，領導他們的輔導員工作做得不好，隊員們非但得不到教育，而且愈來愈放肆。後來，換了一位新輔導員，她對於隊員們的種種壞作風，都能及時糾正，常常鼓起他們的積極性和集體精神，並且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感動他們。自從她來後，隊員們的生活逐漸上軌道，過得較前有意義；他們在知識、品德、體格和美育等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

Benno Pludra

DIE JUNGEN VON ZELT DREIZEHN

Der Kinderbuchverlag, Berlin, 1952

第十三号营帳的孩子們

本·普魯特拉著

張世廉譯 保·羅西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肆号

上海新力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号：譯0120 (初中)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5 6/7 字數 112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四次印刷

印數 24221—54220

定價(8) 0.38 元

一九五二年民主德國文學出版
管理局評比少年兒童文學讀物
時,本書獲得一等獎。

人 物 表

波勒(本來叫波爾曼)——少先隊員

李布——李布——中隊委員會委員

瓦爾德——中隊委員會主席

漢西——中隊委員會委員

彼得——中隊委員會委員

海爾加——女輔導員

麥克斯——輔導員

曼佛萊(外號白頭兒)——少先隊員

黑爾木——少先隊員

克勞斯——少先隊員

麻雀——少先隊員

埃爾文——少先隊員

小富蘭——少先隊員

路第——少先隊員

邁爾——少先隊員

笛德——少先隊員

克老塞(外號所羅門)——少年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研究

小組的指導員

庫諾——輔導員

阿采——少先隊員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一切都必須改變，她曾經這麼說過。

她定要把我們這個中隊搞好，她這麼說了。

波勒聽了這些話非常感動，連自己腳上的疼痛都忘記了。他在牀上翻來覆去地打滾，揮動着兩條腿，嘴裏不住地發出“呵呵”的聲音。

我呢，現在獨個兒坐在這裏寫日記。

這也是她的主意。

她說我們應該記日記。當時我們當中就有幾個人聽不進去，吵嚷了

一會兒，說他們原是來度假期的，除了在風景明信片背後寫上幾句話寄給親友之外，什麼工作也不用做。

這事她跟李布—李布談過，因為李布—李布年紀最大。

她說：“你可以負責中隊日記的工作。”

李布—李布講了一大篇道理，把這個任務推辭了。我們大家都很驚奇，這傢伙竟能一口氣說上那麼多廢話。瓦爾德也不願意幹，他還是中隊委員會的主席呢。漢西說他寫作的的能力太差，不夠資格。彼得也同樣訴說了一番。好了，連這四個人都不肯幹，還能找誰來負責呢？

李布—李布、瓦爾德、漢西和彼得原是我們這個營帳中隊裏最懂事的人。

對於其餘的人，那自然更沒有辦法了。

於是我只好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擔任這項工作。當時大家都呆呆地望着我，好像還不認識我似的。

這可使海爾加高興了。

寫到這裏，我得回過頭來，作一番補充的說明；使你們看了才會明白。原來我們中隊裏最近發生過一件意外的事情。麥克斯離開了我們。

麥克斯過去是我們中隊的輔導員。我們初到夏令營的時候，接待我們的就是他。最初他是很講理的，經常和我們在一起。這樣過了幾天。我們認為他好說話，就得步進步，越來越放肆了。於是他就有點受不了。終於有一天他說出這麼一句話來：對於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這真是侮辱我們。我們都這樣想：偏搗蛋！此後麥克斯就大聲叫嚷了。他沒有對我們說明，我們做錯了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要怎樣做才對。他破口罵人。有時爲了一點點小事，他也罵個不休。那一套罵人本領真够噏。他三番兩

次表示過。他够煩了，再也不願跟我們在一塊了。

我們真不明白他的意思。

畢竟我們還是小孩子，而且正在度假期間呢。

好，昨天他又大發脾氣了。

這事該怪曼佛萊不對。他把滾熱的咖啡潑在波勒的腿上，燙得波勒直着嗓子叫喊。麥克斯也跟着大聲吵嚷，而且是喊了好半天才停止。

接着他就走了。在離開以前，還咕噥着說：以後再也不和我們打交道了。

他走，我們才高興呢。這樣一個慣於咆哮的人，根本沒有辦法克服困難，只會瞎喊。像這樣一個少先隊輔導員，謝謝吧！

這是昨天的事。

今兒晚上那個新輔導員來了，是一位姑娘。起初我們還以為自己沒有看準呢。因為夏令營裏的人全都知道，連麥克斯也對付不了我們。現在上面竟然派了一位姑娘來。

在晚飯前，我們隊員中有一大半躺在營帳裏，有幾個人在外邊觀看排球比賽，李布—李布和彼得在帳篷後面挖一個養爬行動物的坑。

波勒仰臥着。他把那條受傷的腿擱在另一條腿上，關心地瞧着繃帶。腳趾頭已經在繃帶前面露出來，波勒把它們玩弄着。這時，黑爾木蹲



在帳篷門口，正好對着他。他關切地對波勒看了一會兒，然後問：“還痛嗎？”

“不，”波勒回答說。他的名字本來叫做波爾曼，不過在我們這兒都管他叫波勒。他有一對棕色的眼睛，圓溜溜的，像兩顆玻璃球。他那不服貼的短頭髮經常都是翹着的。

“痛，小伙子，”這時從營帳後部傳來了曼佛萊的聲音，“這麼幾滴咖啡的沫子就覺得痛了嗎？”

“最好把你也燙一下，”波勒心平氣和地說。“我倒很想聽聽你怎樣叫喊呢。”

曼佛萊抬起頭來，用手理一理他那銀色的頭髮。“我決不會哼出一點兒聲音來，氣都不吭，你可以相信。”

波勒笑了。“就只有你，”黑爾木向着那個銀髮少年翹起他的朝天鼻子。“你……你還不……不知道嗎？你是一個十……十足的大……大傻子。”他結結巴巴地說。他在激動的時候，老是說不上話來。

曼佛萊只是冷笑。“也跟你一般傻，對不對？”

“你，你這個傢伙！滾，滾開吧，你！”黑爾木一下子想不出旁的話來。

克勞斯本來靜靜地躺在我的身邊，這時候他也說起話來了。“說得對啊。白頭兒〔註〕，滾你的吧。當初把咖啡潑了波勒一腿，現在還要說嘴。”

“哼，誰把咖啡潑了？”曼佛萊冒火了。“要不是李布—李布指手劃腳，根本就不會有這回事。”

“你這句話要給李布—李布聽到了，恐怕他不會饒你的。”

〔註〕 白頭兒是曼佛萊的外號，因為他的頭髮是銀色的。

“嘿嘿，”曼佛萊冷笑了一聲，“你想得好，我怕他？”

“怕嗎，也許不怕，不……不過拔腳就逃，那倒可以保……保險的。”
黑爾木說着，跳了起來。“我去把李布—李布找……找來，怎……怎麼樣？”

事實上也用不着去找他了，因為這時突然有人把帳篷後面那一幅帆布揭了起來。最初只看見一束粗硬的頭髮，接着李布—李布的臉孔出現了。

“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不過別太蠻不講理！”他用沙啞的嗓子說着，一邊鑽進營帳裏來，跟着就挺起胸脯，站在曼佛萊面前。

李布—李布的個子並不怎麼高大，不過他生得很結實。他這個名字是我們給他起的，因為他說話的聲音非常特別，低沉而又沙啞。好像用銼刀銼鐵的聲音。

曼佛萊顯然是着慌了。他的臉色蒼白，站在那裏，望着李布—李布發呆。

“說呀，把你剛才那句話重複一遍，”麻雀^{〔註〕}就高聲取笑他。

麻雀雖然這麼小，那張嘴可真會說。因此我們把他叫做麻雀。他到這個時候才開口，我早就感覺到有些出乎意外了。

“說呀，難道李布—李布在這兒你就嚇倒了嗎？”

曼佛萊冷笑着說：“麻雀，你這半磅重的小鬼，停嘴吧。”

麻雀忽然覺得自己十分理直氣壯。他啾啾唧唧地說了好些話，氣得曼佛萊直冒火。這個時候要是沒有一位陌生姑娘在帳篷外出現的話，他們倆說不定會打起架來的，這位姑娘一定已經偷聽了好些時候，看她笑

〔註〕 這個孩子在中隊裏最幼小，啾啾唧唧的最愛說話，所以給他起了這個外號。



得那麼古怪。她對我們說了一聲“友好”〔註〕。

我們也說了一聲“友好”，於是大家都瞅着她，看她究竟是來幹什麼的。她走到帳篷的柱子跟前就站住了。

“你們總是這樣相親相愛的嗎？”她問我們的時候，臉上仍舊浮着笑容。

“不，”李布一李布說。接着黑爾木翹起指頭來，在她面前蹦蹦跳跳地打轉。“不，不，姑姑，那是因……因為這個白頭兒太……”她格格地笑了起來，一邊抓住黑爾木棕色的長頭髮。“我的名字叫海爾加。”黑爾木這才站住了，把她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他老是這樣子的，”李布一李布趕忙聲明。“見了一個大人，不管是誰，他都叫叔叔或姑姑的。”

“什麼？”她說，“你們看我像個大人嗎？”

“不，實在不像，”李布一李布笑着說。

的確，看上去她並不像一個大人。不過，因為她身上穿的不是女孩

〔註〕“友好”是民主德國少先隊員和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盟員遇到同志或者和同志分別時代替敬禮的一句話。

子的服裝，難怪黑爾木捉摸不定她的年紀了。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這時大家都瞪着眼，心中盤算着：她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如果她是報館裏的人，那麼劈頭就會提出一連串問題。可是她什麼也沒有提。她站在柱子旁邊，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檢閱了一番。

彼得走進帳篷裏來了。他有一對柔和的灰白色的眼睛。他好奇地看了她一眼，接着就穿過波勒身邊，跳到自己的牀上去。

“你不該把粘滿沙土의脚踩在毯子上跑，”她對彼得說。彼得瞪着眼睛看着她，一邊回答說：“可是我們習慣了，誰都是這麼走的。”

黑爾木一直站在海爾加面前，兩隻眼睛始終盯着她。他又開口了：“姑姑，你是來參觀的嗎？”他歪着頭，向她斜視着。

“又叫姑姑了，”李布——李布用低沉的聲音說，“她叫海爾加。”

“對，小伙子，我知道，”黑爾木結結巴巴地說着，兩隻手就在空中揮舞起來。

“不，我不是來參觀的，”她說，“我是夏令營裏的人，我是少先隊的輔導員。”

李布——李布哼了一聲，擦擦嘴巴，說：“哦，那麼你管的是哪個中隊？”

“就是你們這一個中隊。”

我們聽了這句話都愣住了。大家先望了望她的臉，回頭又彼此看了看。喔，原來海爾加就是我們中隊的新輔導員。倒是一件使人興奮的事啊！

李布——李布皺着眉頭，撇着嘴。波勒睜着眼睛，沒有說什麼。黑爾木突然拍起手來。“好極了，”他喊了一聲。“這才有意思呢！”

海爾加笑着坐了下來。左右兩邊都是鋪板。這些鋪板從帳篷的入口處一直伸展到帳篷的那一頭，鋪板離開地面約有一手高。上面攤着草墊子和毯子。那就是我們的牀鋪了。波勒、彼得、曼佛萊、瓦爾德、李布一李布和另外兩個人睡在左邊。睡在右邊的是黑爾木、漢西、麻雀、克勞斯、我和其他三個人。

中間是一條狹小的過道。

住在我這一邊的埃爾文突然把他的日記本拿了出來。“真是一個傻瓜，”我們心裏都這麼想着，李布一李布却把這話脫口說了。麻雀笑着揉他的腿肚。

埃爾文原是一個古怪的人。他說話十分細緻，爲了一點點小事就會眼淚汪汪的。

海爾加把那薄薄的本子翻閱了好些時候。然後問我們，是不是還有別人經常記日記。這以後的經過情形，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這裏不用再說了。

接着，她要我們談一談我們的來歷。因爲我們這些從柏林來的孩子並不是屬於同一個大隊，而是分別從幾個學校裏的大隊來的。例如，李布一李布屬於麗寧街小學大隊，彼得屬於脫埃布托夫小學大隊，曼佛萊屬於彭茲勞小學大隊，波勒屬於中區小學大隊等等。

我們談完後，海爾加就給我們講她在柏林市領導的那個中隊。她講的話使我們很感興趣。過後，她談起預備怎樣改造我們，使我們成爲一個優秀的中隊。我們差不多全都笑了起來。波勒興奮極了，在牀上翻來覆去地打滾，關於這一點，我在這本日記的第一頁就已經提到了。漢西現出沉思的神情。瓦爾德說：“海爾加，這恐怕你辦不到吧。”海爾加只笑

了笑。看上去她好像很有把握的樣子。

這使我有點生氣了。

也許她看不起我們？

她一定想，讓這些小孩子看看吧。

至少她那樣的笑法含有這種意思。

最好她沒有打錯算盤。我們營帳裏的隊員中固然有一部分人她是能够對付的，像李布—李布、瓦爾德、漢西、彼得、黑爾木和波勒，而且也許可以把克勞斯跟我也包括在內。可是對於其餘那些人她能有辦法嗎？

如果她經常擺出她那副傲慢的神氣來，那麼我個人就不會服她的。

好，在今天晚餐時她就遭到了第一次失敗。

夏令營裏的規矩是，每天有四個人值班，照顧隊員的早餐和晚餐。他們的工作是：向炊事員那裏去領麵包、奶油、果醬、香腸和奶酪，拿來後就把麵包切開，塗上奶油果醬等，然後按人數分配，每人一份，分別堆在桌子上。

這項工作聽起來好像很容易，實際上可不簡單。在那四個人中間，往往有一兩個貪嘴的，在塗抹果醬的時候，偷偷摸摸地就把刀子送進嘴裏去。發現這種行爲的人，有的就怪聲叫喊，有的就乾脆跟着學樣。他們手裏沒有刀子，也不礙事，可以把手指頭伸進罐頭裏去，挖果醬吃。那種擦擦的響聲才好聽哩！等到麵包片都預備好以後，整個中隊的人就團團圍住桌子，大家都像餓貓似的，盯着桌上的食物。要是有一份夾心麵包比較豐滿些，就“轟”地一聲，三四隻手一齊伸過去搶。誰搶到了手，誰就一溜煙跑了。只有我們這一個中隊才有這種怪現象。旁的中隊可要規矩得多。他們要等人到齊以後，才一同坐下，一塊兒吃飯，輔導員也坐在

他們中間。

可是我們這兒恰恰就不這樣。在這方面麥克斯多少也該負些責任。開飯的時候他往往不在，偶爾他和我們一同吃飯，也是馬馬虎虎的，不够嚴肅。好吧，等他實在看不過去，認為必須加以制止的時候，那就來不及了，這時誰也不聽他的話了。

到後來，他就乾脆不來吃飯，讓我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的中隊委員會主席瓦爾德、旗手漢西、中隊委員會委員李布——李布和彼得，誰都沒有辦法。我們絕大多數是最近才加入少先隊的。這些人還不很明白，當一個少先隊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現在連麥克斯也做不出一點成績來，那麼，光靠這三五個懂事的孩子又能做些什麼呢？

今天晚上輪着李布——李布、彼得、瓦爾德和我準備晚餐。其餘的人都圍着桌子等吃。“走開！”李布——李布一再斥罵他們，同時在空中揮動着手裏的刀子。突然有人從背後伸出手來，抓住他的手腕。

原來是海爾加。“李布——李布，算了吧，”她說。

“哼，如果大家都這樣沒有腦筋的話還了得，”他氣憤地說。

“對，可是你要把刀子放下來。這樣一失手就會出亂子呢。”

正當她跟李布——李布說話的時候，就出事了，我在旁邊看得很清楚。麻雀這傢伙總是害怕給他分少了，他早就緊緊盯着那些準備好的麵包片了。他那細小的眼光透過大圓眼鏡掃來掃去的，一直在尋找奶油和果醬夾得最多的一份。終於趁海爾加不注意的時候，像閃電一般抓了一份，飛也似地跑掉了。曼佛萊也來了這麼一手。於是小富蘭也抓了一份。他打算溜走時，克勞斯伸出一條腿去攔阻他。小富蘭絆了一交，麵包片摔得好遠。大家一齊狂喊起來。海爾加氣得臉色發青，她把嘴唇抿得緊

緊的，一聲不響地走過小富蘭身邊，拾起麵包片，慢騰騰地把它們放在桌子上。



麻雀和曼佛萊遠遠地站着。他們正在咀嚼呢。

“哼，就許他們吃，”克勞斯提出抗議。

“是呀，爲什麼就不准我們吃呢？”

“待遇不平等。”

“我現在也要拿我的一份了。”

“無論如何也得再等一會。”

你一句我一句地喧鬧着。海爾加不開腔。她僅僅問了一聲：“你們當真餓到這種地步了嗎？”

波勒高聲說：“是啊。”可是大部分人不作聲。也許他們正在考慮，自己究竟餓得那麼厲害了沒有。至於波勒他這麼叫喊，那是不足為奇的，他至少跟麻雀一樣貪嘴。其餘的人，無非沒有耐心等待罷了。事實是這樣。再說我們都習慣了，拿到夾心麵包就各走各的。

“海……海爾加，我要拿……拿我的一份了，”黑爾木結結巴巴地說。

“你甬拿！我早就說過了，我們大家坐下後一塊兒吃。”

“天吶，要等那麼久，”波勒擡起嘴說，一邊就翹起那條受傷的腿，向着長板櫬一步一步地跳去。

小富蘭走到桌子跟前。海爾加把他的一份麵包遞給了他，打發他走開。

他驚奇地向她瞅着。我們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這上面粘着松針呢，”他說。

“那只好怪你自己。”

小富蘭把麵包片檢查了一下，又望了望海爾加的臉色，於是慢慢地向曼佛萊和麻雀那裏走去。

“他可以拿，我也可以拿，”克勞斯咕嚕着說，抓起一份麵包就走了。

海爾加呆在那裏，什麼也不說。

接着，波勒狡猾地向她瞟了一眼，也去抓了一份。黑爾木、路第、邁爾都跟着學樣。他們一個跟一個地都溜走了。海爾加始終不作聲。